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咸有一德

太甲悔過既力入道既深故伊尹於此篇講究實理以入道之至極者告之前聖後聖入道各有自得之地在堯舜禹謂之執中在伊尹謂之一德在孔子謂之忠恕在子思謂之中庸在孟子謂之仁義皆所以發明不傳之蘊此篇終始言一德一德之名立於伊尹蓋明百聖之所未明大抵聖人之

於道各有所受用因其所受用而名其道以詔天下後世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伊尹居君臣之變責塞而歸無嫌無難循天理之正也一德不可以易聞故必待告歸而言太甲悔過克終允德而後可以受是理也然猶不肯輕言未露一德之名先暗言一德之用又言其反乎一德者聖人見道之切果知其難故言常不易孟子

欲論浩然之氣先曰難言也伊尹欲言一德先曰
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
亡此一德之用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此一德之反也慢神虐民見一德尤爲明切以神
爲可慢則以幽明爲有閒以民爲可虐則以小大
爲有殊豈一德哉啓迪有命命者卽一德之所在
謂有一德之人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
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
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自此方明言一德克享天心者謂天之心卽一德
而湯與伊尹皆有一德上當天心所以克享也非
天私我有商私則非一德矣非商求于下民求則
非一德矣吉非福祥恬愉安養之謂也凶非災害
拘畏急迫之謂也此二者之應德之一與二三而
已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動之一字當看謂更無差忒也德一則天也人也神也周旋泛應無非此一故動則合於理苟二三則周旋泛應之際不能一動則背於理矣所以有吉有凶理之合與背卽吉凶也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吉凶無毫釐之差在乎人耳災祥雖降於天在乎德耳卽所謂一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新厥德者澡雪興起之意惟終始皆在一德乃曰
新之道也所謂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

上旣言一德之事至是謂非一己所能盡惟左右

前後皆輔成一德之人然後可臣之所以爲上者

輔君之德也臣之所以爲下者爲君安撫其民也

是君民爲一也其難其謹慮小人之厠其間也惟

謹擇其不善者去之則吾之純一始見惟和惟一

純君子也君臣之間和同無閒而展盡一心所以爲一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德之運用無常師也善則爲師善無常主如仁義禮樂若非一也仁義禮樂之用咸歸于一耳所以謂之一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

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見德之一
矣曰不咸于萬姓則非一德此一德之驗也七世
之廟可以觀德則合古今爲一體萬夫之長可以
觀政則通人已爲一體萬夫之長諸侯也能統萬
夫則推而上之皆同可以見眾寡之一后非民罔
使民非后罔事又見君民之一無自廣以狹人苟
以我爲廣以人爲狹則有彼此而非一矣心旣自
廣匹夫匹婦心無以自盡民主亦孰與成功由德

之不一而已一德之理非可以言語牽合用工而實有見者知之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自成湯至于盤庚凡五遷矣民未嘗不從數君亦未聞委曲告諭何哉想其當時風俗尙淳民心尙樸至盤庚之時風俗已不如前矣所以將治亳殷而民咨胥怨不往有居而盤庚之書不得不作也

夫生殺予奪一出於君君欲遷都誰敢違命而盤
庚委曲告諭若不能彊者見盤庚愛民之至耿邑
旣被水災復遷於亳之故都與之除害而不從蓋
安土重遷知目前之安而不計他日之害小民之
常情也

率籲眾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
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
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
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

由葉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
四方

率籲眾感籲呼也感憂也呼與我同憂遷都之事
者使之來而出直言以告之也自我先王以來爰
宅于茲先王祖乙也茲耿也先王非不知水患之
圯壞不肯卽遷者重爾民命不忍盡虔劉所以因
循就簡此盤庚殺民之怒天下之怒先有以順之
使之心平氣定然後善言可入若首以正理忤其
心則反激之悍然而作敵尙安能使之信邪盤庚

先言爾怒固宜我先王固嘗宅于此奈今日不能
相正以生豈得而不遷乎柔行巽入徐以正理告
之觀此數語若卽百姓胥怨之言爲之發洩其本
心怨氣已有所宣矣而生者又人心之所重也乃
自其所重以及當遷之事乃稽于卜亦如我志况
我先王有無疆之大厯服恪敬天命猶不常寧不
常厥邑至此凡五遷矣今若不承于古如先王之
當遷則遷是不知天之斷命也斷命者斷然之命
耿有水患乃天意也天以水患圯壞耿邑是天命

斷然爾民之生不在此矣天尙不知畏况從先王
乎又引喻以曉之云我視耿邑若木已枯必無生
理必別有以萌芽培植之乃可再生耳謂得新邑
而都之生之理也天永我命于新邑使我復先王
之大功業底綏四方京師諸夏之根本京師既定
則四方自寧也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
伏小人之攸箴

敷教也小民無知惟上之從彊家巨室安土重遷

簧鼓小民乃至於此故盤庚先自有其位者言之
自盤庚敷于民至以常舊服正法度此序書者之
辭也使在位者各常其舊服之事不可改變大抵
新舊更易之時姦人往往乘之紊亂法律故必使
之正法度愈加整治使若畫一此遷都之大綱目
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自常情言之民不樂
遷沮事之言惟恐聞之今乃使之無伏者蓋民之
忿心不可禁遏必使之發於語言乃可以漸消殺
如秦之誹謗者族民不敢言而忿怒之心日長矣

况曰箴者盤庚之心豈以民言爲悉不足聽乎古
人舉事深恐下情壅塞蓋有旨也

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
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
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
汝聒聒起信險膚

王命眾至庭而教之以訓情親而體婉當時民心
很戾自以爲決不可遷莫能以道降下其心盤庚
之言皆不能入故告之以汝當以道黜此傲上從